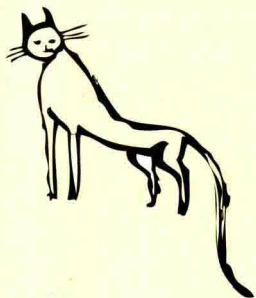


# 语之可

*Proper words*

用思想力澄明未来



## 06 频倚阑干不自由

帝京的漂流者

孙郁

康有为：谋国不成，谋家有成

余世存

乱世为儒熊十力

朵渔

我知道的上官云珠

沈寂

毛彦文：爱与痛俱成往事

王鹤

沈峻：不要眼泪不要悲伤

陈碧

# 语之可

*Proper words*

06

---

频倚阑干不自由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语之可. 06, 频倚阑干不自由 / 张亚丽主编. -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143-6250-3

I. ①语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7853号

策 划: 作家文摘·语可书坊

主 编: 张亚丽

责任编辑: 张 鑫 赵海燕

---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(传真)

网 址: [www.1980xd.com](http://www.1980xd.com)

电子邮箱: [xiandai@vip.sina.com](mailto:xiandai@vip.sina.com)

印 刷: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6.875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6250-3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

## 目 录

### 孙 郁 帝京的漂流者

1

在传统里，有的人一直在走，四处漂泊着，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。有的一生原地不动，却参禅悟道者多多。可惜这两者在民国都不易做到。民国是大动荡的时期，殊乏静气。文人在变故里进进退退，遭难者为多，遂有了多样的人生。

### 余世存 康有为：谋国不成，谋家有成

37

有人为此说康有为大发“革命财”，将华人的一片爱国心用来消费、变现并据为己有。因为华侨们的捐款并不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，但康有为有私用之嫌不说，他在管理上也贪大图多，急于求成。华侨们的资金，被他用来“今日提东，明日提西，今日办某店，明日办某店”，客栈、电车、书局、渔业，甚至房地产，都染指其中。

## 朵 渔 乱世为儒熊十力

49

一次，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。熊十力脾气大，喜欢骂人、打人。争完了，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，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，口里还骂他是“笨蛋”。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，没加理会就走了。

## 沈美娟 沈醉回忆溥仪的最后七年

79

一天，专员们正在阅读批判“三家村”的文件，溥仪走进来，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我在路上看见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街。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拉下来，给他松绑。可是车开得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”说着，眼泪就淌了出来。此时，专员们无不深感溥仪为人的正直和勇气，少数言不由衷者也心生愧疚。

上官云珠第一次去昆仑公司与蔡楚生见面时，身穿一件贴腰身乔其纱镶边长旗袍，一双绣花鞋，乌黑的发髻上插一排茉莉花，耳坠上戴着两颗嵌红宝石耳环，姗姗行走时，还不停地轻摇杭州舒莲记的檀香扇。熟人见到她吃惊，她却若无其事，嫣然一笑：“我这身打扮不正派是吗？你们就要我来演这种角色呀！”一语惊人，蔡楚生看了，一语不发，说上官不用化妆，就这样上银幕。

张学良对蒋介石有过一句评价：“我有两个长官，一个是蒋先生，一个是我父亲。我对这两个长官，我批评他们俩：我父亲这人有雄才，大略不如蒋介石；介公呢，他有大略，雄才不如我父亲……”

王 鹤 毛彦文：爱与痛俱成往事

169

老太太（毛彦文）享有高寿，一生足迹遍及海峡两岸与美国，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情感遭际。她在自传里回忆起初恋、表哥朱君毅和亡夫熊希龄，都难抑深情，尽管朱君毅是负心之人。而提到吴宓，则下笔省俭，言语谨慎，很是不想跟他扯上瓜葛。

陈 碧 沈峻：不要眼泪不要悲伤

185

有一次，一位朋友和丁聪夫妇吃饭，夸沈峻有治国之才，丁聪苦着脸可怜兮兮地说：“一个能治理国家的人，现在只看管我一个人，你们想想看，我过的什么日子？”沈峻瞪了一眼丁聪，丁聪吐吐舌头不敢再往下说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丁聪一刻也离不了沈峻。

## 帝京的漂流者

孙 郁

在传统里，有的人一直在走，四处漂泊着，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。有的一生原地不动，却参禅悟道者多多。可惜这两者在民国都不易做到。民国是大动荡的时期，殊乏静气。文人在变故里进进退退，遭难者为多，遂有了多样的人生。



1

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，写好它并不容易。明代以来，谈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，有的已成经典。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，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类人，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，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。刘侗、龚自珍、陈师曾都是外地人，他们对北京的描述，传神里透着哲思。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《二马》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。叶广芩移居西安后，京味作品才越醇厚起来。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。记得是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，好像一幅幅画，真的美丽。邓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，并不久居京城。于是便得到结论：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

北京的因素构成的。

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于此的人的眼光吧。我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，知道他一直出出进进于帝京，感慨自然不同于别人。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，友人祝贺季羨林米寿，许多人聚在一起。那一天上演的是《空城计》，颇为好看。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，并写了旧体诗一首。大家都说这诗好，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。对邓先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，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，都很有意思。他人在上海，却对旧京充满感情。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，觉得他对古城的理解有点皮毛。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，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。北京的人文地理，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。邓云乡在北京求过学，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。倒是久居城里的人，对此不太在意了。他的许多文章，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，说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。也由于他，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入北京的文字，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。北京这个地方，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它特别的格局。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。

多年前看到孙犁的一篇文章，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，被电了一般地触动了神经，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，仿佛自己也有过。身处异地，举目无亲，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，是大不易的。那是20世纪30年代，北京已改叫北平，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，大约也是寻异路的。可是环境毕竟太坏，自己并不适应，便悄然溜回故土，做别一选择了。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也是这样的，从内蒙古流浪到古都，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子，对己身多是嘲笑，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。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有多少，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，不是没有原因。在没有出路的地方，地火要烧出来的。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，发现了类似的经历。他在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，似乎也遇到问题，碰壁是必然的。梁斌在文章里写道：

一九三二年，母校解散，失学失业了。  
一九三三年，正是我二十岁那年，流浪到北京，  
住在二姐家中，还是想入学读书。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中学，我搬去住了几天，那简直不像

个中学；教员少，学生也少，是才成立的。有人建议，叫我上郁文大学，混个文凭。考了一下，还真考上了。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，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，觉得很没光彩，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？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也上不起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走我自己的路，到北京图书馆自学，专攻文学。

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。失业是大痛苦，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这些。所以要留在城里，必须要有靠山，或投亲，或靠友。一无所有者，只能回到故里。勉强留下来的，都挣扎着。偶有幸运者，也是遍体伤痛。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，实在是不胜枚举。

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，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，虽然喜欢千年的老屋和古树，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。即便是名校的学生，在幸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。他们毕业后，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，教书或做职员、记者之类，都是一种选择。但对旧京的一切，似乎都难以进入，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。汪曾祺在四十

年代来到北平时，颇不习惯。他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，心情是寂寞的，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，竟生出悲凉的感觉。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，也就随军而去，不再与古董们为伍了。

离开北平的愤怒的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，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怪怪的感受。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，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失败的记忆。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，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。三十年代的青年，毕业后厌恶为官，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。冯至先生谈那时候的择业理念，是宁可到东北偏僻的地方当老师，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里。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，自以为是快乐的。那时候的冯至在里尔克的诗情里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，仿佛精神高于一切，虽然自己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。我看他与废名、杨晦的通信与交流，感到了他们的忧郁里的诚恳。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寻觅里，快乐地写着自己的诗文。

在诸多青年的诗文里，漂流的感觉是苦而乐的。无论是从外省到帝京，还是从帝京到外乡，中国的读

书人在流动着。以台静农为例，忽而厦门，忽而北平，忽而四川，忽而台北。居无定所，精神一直游荡着。我读着他晚年在台北写下的那篇《辽东行》，看到他对唐代远征辽东的士兵的描述，心想，或许是其个人经验所致，其间未尝没有内心的投影。在路上的人，深味无所归心的烦恼。而那时候的人，没有家的定所者多。即便是生于斯老于斯的新文人，大多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为家的人。而出走，在那时候真的有时髦的一面。

与这个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，倒是为其留下新的痕迹，成了日后京都的美妙的瞬间记忆。

陶醉在古城历史的那些墨客，则因士大夫的自恋，有点遗民的味道，遂不被现代青年关注了。没有被记载的北京，可能更贴近真实，无语的民众更知道世间的凉热。可惜那些气息都流散到时光的空洞里，不易被察觉到。只是漂泊在此的青年，看到了士大夫们不一样的所在。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，溅出了丝丝血色，把这沉郁的古都，变得有温度了。

## 2

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。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始了的。

一部分是求学来的，一部分乃经商或谋职于机关者。还有些毕业即失业的艺术求索者。帝京老气横秋，而旧宅与街市也不乏时髦的院所。废园之外，欧风偶可感到，西交民巷与教会大学，还是吸引了诸多学子的。

张中行写老北大的生活时，谈到寄宿于此的各类青年都很特别。他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。毕业失业了，也挤在校外的民房里，留下诸多故事。有做学术梦的，有的是行吟的诗人，印象是潦倒者居多。他自己就因为没有工作，从外地回到古城，在同学的宿舍借住，和朋友们都在惶惑里等着明天。这种没有工作的苦，他晚年叙述起来依然是怅然难去的。

年轻的时候读到韦素园译过的诗，寒气习习，有点恐怖的味道。那样寂寞惨烈的文字，像是从安德列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流出来的。他也算是漂在北京的文人，在挣扎里给昏暗的旧京带来诸多可以感念的思想。

可怜死得太早，惜乎不得展示才华，流星般地沉落了。

关于他的身世我一直好奇。这个短命的青年有着一般人少有的迷人的气质。韦素园是安徽人，1921年曾去俄国，不久回到北京。他在北京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。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，与弟弟韦丛芜一起在北京求学。他们的生活，主要由其兄资助。1924年，长兄突然逝世，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。按哥哥的遗嘱，希望兄弟两人结束在北京的漂流，回到老家过日子。然而韦素园、韦丛芜坚持在北京苦读，以微薄的资金，维持着他们的生活。

在最清贫的时候，他们结识了鲁迅。而且很快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。那时候他们沉浸在翻译的快感里，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。韦素园、李霁野、台静农、曹靖华、韦丛芜在这个平台上做了许多趣事。在北京荒凉的地方，那些文字像一豆烛光，在无边的黑暗里闪烁着。

不善言语的韦素园，在译介上用力很勤。他自己写的文字不多，但所译果戈理、契诃夫、柯罗连科、梭罗古勃、屠格涅夫、安德列夫等作品，都很传神。那些作品的特点都有些苦楚，气息是冰冷的，而背后却有一丝